

□ 小 说

金 窝 窝

刘 平

在村里人眼里,老屋是柳婆的金窝窝。

柳婆一个人守着那个小院子,养点鸡鸭,还有几只兔。屋后坡上柳林里,是老伴的坟。李德宽常回去看看,陪老娘说说话。老屋是柳婆永恒的话题;四万六千多块红砖、二十六根梁、两百多条瓦搁子、五根主梁是楠木的、瓦搁子是水杉的,还有进深多宽、多少门多少窗户,柳婆都如数家珍。

关于老屋,柳婆还能讲出很多故事;木匠是全乡最有名的,灶房那根小脸盆粗的楠木主梁,是老伴请六个人从赵公山抬下来的……

老娘对老屋的熟悉程度让李德宽感到吃惊。别的不说,老屋有多少窗户,几十年来他心里也没数。

有时候,说着话也会提到李德亮。都是李德宽提起,柳婆从不提。李德亮是柳婆的小儿子,她生了四个,两儿两女,李德宽老二,李德亮最小,老大老三两个女儿,都夭折了。李德宽一提起李德亮,柳婆就脸一板说:“提他干啥?死在外头才好。”

嘴里这么说,但柳婆心里掐算得清清楚楚:李德亮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六月初三生的。

柳婆心里还刻着一个日子:八年前的九月五号。那天,小儿子赌气离家出走。柳婆说:“你走了就别回来。”小儿子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年,小儿子十六岁,真就再没回来过,连音讯也没有。

后来,柳婆很后悔,她不该说那句话。

五年前,李德宽就要柳婆进城和他们一起住,说老娘一个人住在乡下孤单。好说歹说柳婆也不同意,说:“城里那日子,我才过不惯。出门就是汽车,住那么高的楼,心里慌。”李德宽家住二十六楼。

李德宽知道老娘舍不得老屋,就每个月给老娘六百块钱。

村里人说:“柳婆有福不会享。”有人说:“柳婆!城里多好,咋不去呀?”

柳婆说:“有啥?有我的老屋好?”“您那老屋有啥好?又老又旧,金窝窝呀?”

“就是金窝窝!住着舒服哩。”李德宽没有办法让老娘离开她的金窝窝。

后来终于有了机会,一个人要买那个小院子。价钱出得够诱人,可柳婆就是不同意。那个人找到李德宽,让他出面做老娘的工作。

李德宽想:“一定要说服老娘卖了老屋进城住。”

那个人是真心要买,又加了两万块。

李德宽说:“妈!这价钱够高了,卖吧。”

柳婆说:“再高我也不卖。”说着,柳婆又开始如数家珍:四万六千多块红砖、二十六根梁、两百多条瓦搁子、五根主梁是楠木的、瓦搁子是水杉的……“这老屋是我李家的根,你连根都不要了?”柳婆说李德宽。

李德宽有些急,说:“哎呀!妈,城里多好,您咋就偏要守着这几间老屋?”

柳婆也急了,说:“城里有我这老屋好?出门就是汽车,住那么高的楼,心里慌。”

李德宽说:“您就守着您的金窝窝。”

柳婆说:“我就守着我的金窝窝。”那个人无可奈何摇摇头,走了。

深秋的一天,院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疲惫的身影。柳婆一下就认出,是小儿子李德亮。身后还有一个女子。柳婆心里“咯噔”一下:“狗东西!长高了,都二十六岁了……”

一块石头在柳婆心里压了十年。今天终于落下来了。

李德亮长跪不起:“妈!我回来了……”

柳婆扶起小儿子:“亮子!回来就好……”她把小儿子带到屋后坡上老伴坟前,让他给父亲磕头烧纸。

李德亮给柳婆介绍那个女子,是他老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柳婆去了城里跟李德宽他们一起过。走之前,她给了小儿子八万块钱,让他们在家好好过日子。李德宽给柳婆的钱,她没有动一分,还自己攒了一些。

李德宽问柳婆:“妈!城里好不?”柳婆乐呵呵说:“好。好哩。出门就是汽车,走哪方便。”站在客厅窗户前往外看,柳婆又说:“住得高,安逸看得远。”

李德宽笑了,说:“妈!住二十六层,心里慌不?”柳婆“噗嗤”一声笑了,说:“慌啥?再高点更安逸。”

偶尔,柳婆要回老家看看。那次回去,知道小儿媳有了,很高兴,就又给小两口说起了老屋:四万六千多块红砖、二十六根梁、两百多条瓦搁子、五根主梁是楠木的、瓦搁子是水杉的,木匠是全乡最有名的……

李德亮说:“我们想攒钱把老屋拆了重新修楼房。”

柳婆乐呵呵说:“那是你们的事情。”

□ 诗 歌

罗布泊之丰碑

孙登科

每当想到罗布泊——
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
就会想到让我敬仰的您
彭加木,在苍茫的大漠里
您在哪里?

作为一名罗布泊科考队长
您至真至纯的拳拳之心
认真敬业,鞠躬尽瘁
诠释了您对科考的忠诚

多少次,我常奇异地
侥幸在想,或许您在
塔克拉玛干的海市蜃楼
作短暂的小憩
尔后奇迹般归来
给祖国和人民送上欣慰

然而,至今仍音讯全无
您究竟在哪里?
我的思念,已被漫长的
岁月潮水荡得支离破碎
被震撼的悲痛
在我昏花的眼中噙着泪
朦朦胧胧的今夜
一直沉浸在幻觉里——
我怀着爱,背着水
期待和落难中的您
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即使在恶煞的戕贼面前
绝不畏惧,所向无敌
用仇恨埋葬您的不幸
在心灵朝圣的途中

踏破铁鞋
也要陪您跨出这死亡之地

其实,这只是我渴求的夙愿
现实,令我心痛不已
——您早已离去,扑朔迷离
啊,那个定格的时间
我将一辈子铭记——
1980年6月17日,您是在
穿越罗布泊核芯地带
为找水失踪的……

原先,大家想向解放军基地求助
您却说,飞机运水昂贵
为给国家节约资金
您决绝地只身去找水
哪曾想到您这一去
竟从此销声匿迹
队员们纠结焦虑寻觅
大规模地数天地毯式搜救
却未发现您走后的踪迹
加木啊,您在哪里?
此起彼伏的呼喊
一声声撕心裂肺

您,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
将生命留在无垠的大漠
化为一座巍巍丰碑
昂首屹立在罗布泊
亦在人们心中熠熠生辉
那绚丽的光彩
融汇着对您的敬佩和悲憾……

□ 小 说

马 太

杨建营

马太刚起床就对老婆说,我右胸很不舒服,还有点痛,该不是得了癌症吧?

马太很相信自己的感觉。前一段,马太对老婆说,我的大腿根那里不舒服,估计要出问题。果然,没过几天,那里就长了一个瘤。到医院一看,说是脂肪瘤,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马太当天就进手术室割除了。

出院了,尽管没啥事,马太还是很害怕,总觉得前胸某个部位隐隐作痛。最近三个月,他左邻一个表哥得癌症死了,右邻一个婶婶紧跟着也得癌症死了。马太总觉得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天丢了魂似地,沉默不语,面呈死相。

我肯定得了癌症。马太对此深信不疑,对老婆经常说的就是这句话。

老婆生气了。身子骨好好的,老是癌症癌症的,烦死人了,走,再到医院检查检查去。老婆说完就拉着马太上医院。到医院一拍片,果然是肝癌。尽管医生和老婆瞒着马太,可他不信,最终还是知道了结果。马太为自己感觉的正确高兴了几秒钟,紧接着就陷入绝望的境地。

马太变成了行尸走肉,在家里等死。他明白,得了这种病,就是动手术也是多熬一些日子,还要欠一屁股债。

可是,马太看看自家的破房子,再看看老婆的苦相,觉得太对不起老婆了。又想起孩子正上高中,马上就考大学了,紧跟着就要花钱,马太忽然就有了力量,决心闭眼之前要挣足够的钱留给老婆孩子。

马太没本事,就会干体力活挣几个钱。正好家门口一个小煤窑刚建成,正招工呢。马太就想去。老婆不让去。老婆知道,下窑的是埋了没死。马太是快要死的人了,还要被土埋着吗?

可是马太还是执意当了一名井下工。马太一图工资高,二图万一在井下出事故死了,矿上会包赔一大笔钱哩。马太一门心思要为老婆孩子挣钱。

马太干活很累,回到家里一吃完饭倒头便睡。老婆让他吃药,他也不吃,说,吃了也没用。可马太的精神竟慢慢振作起来了。

后来,马太就把自己的病忘了,老婆也把他的病忘了。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一年,马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能吃能睡,红光满面。马太挣的钱足够孩子上大学用了,马太还想给老婆留点钱。

马太很高兴,劲头更足了。可是,马太在一次塌方事故中还是被砸了个半死。被砸的部位是肝部,马太才想起自己得了肝癌。送到医院,拍过片,马太就醒过来了。马太问医生自己的肝癌发展得咋样了。医生说,片子上没发现癌细胞啊。



草原驼影 温利摄



田间 邓艾菁 摄

□ 散 文 诗

沿着父亲的爱

丁太如

写给父亲

如今,是谁还在水滴之上,把一种缠绵的思念,弹奏成岁月的履痕?

总有一种来自水域的倾诉,在灿然的首回间,放纵青春的驻足。

总有一种千年的传说,在季节的深处,独守飘逸的神话。

在生命的彼岸,早有的那份渴望,在彼此的凝视中,显得有些匆匆忙忙。

只此一挥手,雨季便迎面而来。

田野上劳作的背影,在时间的琴弦上,模糊夕阳下的追逐,如同一些文字,总会在庄稼的节中变得辉煌。

被六月捧读的月色,无法渡我直抵你的港湾,所有的牵引便在旅途显得格外的疲惫。

沿着歌谣的旋律,我看到袅袅升腾的炊烟,如同被父亲点燃的表情,一度芬芳爱的穿梭。

远方没有标题,是谁为我拭去眼角的泪痕?我看见头戴围中的母亲,还在田埂上、在风中,把对父亲的期待,漂白成情感的诗句。

父亲的情怀

从一个过程到一个过程,村庄是静止的,唯一不变的是父亲的爱。

从一个季节到一个季节,村庄的乡音是燃烧的,唯一不变的是父亲永远的守望。

日子是时间的音符,把村庄的故事延续得很久很久,如同父亲走过的那条路,总在我心里泛起圈圈涟漪。在清晨的鸡鸣犬吠中,感受村庄的淳朴;在很远

老李拉着空空的板车,走在回家的山路上。山路两旁的野花草,泛着一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老李的心情有些复杂,是释然、是无奈、是留恋,他也说不太清楚,只是任思绪如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老李顺手把两个空空的包装袋丢进风中,包装袋上写着两个字——咖啡。

半年前,也是这条山路,也是这辆破板车,老李带着老伴,走了二十几里,去县城给她看病。那时老伴的状况尚好,还可以跟老李聊聊天。山里的空气好,鸟语花香,老伴的心情也不错,嘴里便没了把门的——叨叨个不停。老李知道老伴的病已经没治了,早前去省城里的大医院,医生早已给出了定论:“回去吧,你老伴得的是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老李知道,这种病的治愈率极低,得这病就意味着终点死亡。可是,老李不愿意放弃一点儿希望,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他不敢看老伴的眼睛,仿佛怕被洞穿他的谎言,尽管那是善意的。也许,中医能治好吧?老李这样想着。于是,他拉起板车上路了……

医生说:“回去吧,她的病根本就沒得治了。我不该跟你说得这么直接,可是一个在大医院里判了‘死’的人,我是无能为力的,我

□ 小 说

药

刘洪文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中医诊所,咋可能起死回生呢?中医能治病,能治好很多病,但中医也不是万能的呀!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就算是华佗在世,恐怕也难以回天……”

老李咧咧嘴,看不出是哭是笑,眼角里的一颗眼屎伴着苦涩掉落下来,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他说:“那您能给开点儿药吗?什么药都行,营养营养也是好的,总不能让我白来一趟,我总得给她点儿希望不是……”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这也太难为人了,我总不能……”医生耸耸肩膀,没有继续把话说完。他不想再打击眼前这个瘦弱像竹竿一样的汉子,因为他看起来真的不堪一击。

老李就那么哭了,声泪俱下:“您就行行好,哪怕只是让我骗骗她也好!骗骗她,我不能让她看出真相,我不能,真的不能……”

医生没了法子,坐在沙发里片刻。忽然他的眼前一亮,从茶几下面拿出一大包东西说:

“这个是我平时喝的,提神。记住,每次一包,每天喝一次就行……”

老李如获至宝,和医生要了一张旧报纸,小心翼翼地把包好,夹在腋下,仿佛在收藏一份秘密文件。

临出门时医生又问:“你确定她真的没喝过咖啡吗?”

“真的,真的,山里人见都没见过,更别

说喝了!连我都不知道,她哪里会知道?”老李不住地打着包票,点头哈腰。

“那就好,那就好。但你一定要保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平时不要放在外面。”医生说着,无奈地摇头,仿佛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

崎岖的山路上,老伴又问:“他爹,那老中医究竟是咋说的?他的药真能治好我的病?他有没有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

老李显然有些不高兴了,不等老伴说完就

大着嗓门说:“我晓得你做甚?这老中医的药可灵了,你刚才没在屋,听来看病的人说,他治好了很多像你一样的病人,不,有的比你还严重很多呢,他给我开药的时候都说了,这药啊,要经常喝才有精神,回去后你一定要听话,按时服药,不能错了时辰,吃完了我再进城来买。反正这药也不贵,你放心,咱吃得起……”

老李挺挺腰肩,显得那么轻松。

如今,半年时间悄悄过去,仿佛只是一瞬间,山间的野草花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切恍惚如昨。老伴就安详地躺在崇山峻岭间,与这些山花为伴,听溪水潺潺。一切都那么宁静、和谐。老李把剩下的“药”,摆在了坟前,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他觉得这样才算是圆满,才会让心灵找到归宿。

老李想了想,又把“药”一袋袋地撕开,把药粉撒成一堆儿一堆儿,因为老伴曾说过,那“药”的味道——真好……

老李没忘记把包装袋揣在怀里带走,虽然他他知道老伴并不识字,即使把包装袋给她看,她也不认识,可万一她拿去问别人呢。老李要保守一个秘密,一辈子,不,下辈子,下下辈子,直到永远。

老李忽然很释然……